

在人性天平上 黑手党的生活

〔法〕德尔菲娜·索巴贝 亨利·阿热 / 著
陆象淦 / 译

- 我，弗朗切斯科·保罗·安泽尔莫，一个忏悔的杀手
- 从圣卢卡到杜伊斯堡 ○ 神甫与刺客 ○ 地下迷宫
- 为了对儿子的爱 ○ 大饭店与棕榈树 ○ 可卡因船的沉没
- 教父的独白 ○ 以法律的名义 ○ 女人，女人……
- 易容老大 ○ 黑手党语录

在黑色阴影下，我们发掘希望、尊严和勇气。在这片阳光明媚、地狱与天堂并存的土地上，同样也有光明和欢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在人性的天平上

黑手党的生活

〔法〕德尔菲娜·索巴贝 (Delphine Saubaber)

亨利·阿热 (Henri Haget) 著

陆象淦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在人性天平上：黑手党的生活 / (法) 索巴贝 (Saubaber, D.), (法) 阿热 (Haget, H.) 著; 陆象淦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9

ISBN 978-7-5097-3652-4

I. ①在… II. ①索… ②阿… ③陆… III. ①报告文学-作品集-法国-现代 IV. ①I565.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76686 号

在人性天平上 ——黑手党的生活

著 者 / [法] 德尔菲娜·索巴贝 亨利·阿热
译 者 / 陆象淦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北京社科智库电子音像出版社
(010) 59367105

责任编辑 / 陶盈竹

电子信箱 / dzyx@ssap.cn

责任校对 / 张延书

项目统筹 / 孙元明

责任印制 / 岳 阳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32

印 张 / 9.875

版 次 /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字 数 / 190 千字

印 次 /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3652-4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2011-8079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29.8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我们不谈黑道，只谈友情

意大利卡尔塔尼塞塔省墨索梅利地区黑手党头目

朱塞佩·詹科·鲁索（1893~1976）

前 言

市面上有许多讲述黑手党及其起源、权力和全球化的教育类图书，这不是我们的意图。在这本书里，我们想从人性的高度来谈黑手党，用半是新闻报道半是讲故事的方式，考量这个充斥老资格教父、黑色厄运和电影生活的世界，探测这个受祖辈古老法则支配，或者相反由纸醉金迷的现代生活驱动的另类黑社会，描绘在这片默默遭受着苦难的意大利南方土地上生活、杀戮、受难和挣扎的人们。

因为，这是一场每日每时都在那里上演的战争，一场不仅关系意大利，而且也牵扯欧洲和整个世界的战争。黑手党正在把自己的触角伸向全世界，试图洗白其巨额财富。它使世界震惊，例如2007年8月15日夜晚在德国杜伊斯堡发生的大屠杀。

每当我们提笔为《快报》写报道时，常常随着叙述的展开激动和震撼不已，一心渴望能够与读者分享这些故事。这本书是在真人真事、审讯案卷和耗时长达数月完成的多次访谈基础上写成的。偶尔，为了更好地演绎实况，我们也展开想象的自由翅膀。

→

警方怎样追捕在逃的黑手党巨鳄？始终处于警方保护下的几位法官怎样过着充满牺牲精神的封闭生活？在记者中间，有谁因为撰写报道而收到装着子弹的邮件？一个黑手党徒又是怎样思索和谈论死亡、道德、家庭和宗教的？通过倾听一个忏悔者的声音，十分贴近地触及他的专横暴力和人性弱点，人们可以开始深入问题的要害：在这个国家，存在着一个嵌入社会机体的国中之国——黑手党。

这正是我们要把黑手党“我们的事业”帮的一个老牌杀手的罕见证词作为本书开篇的原因，此人参加过一百多次暗杀，而且同多个打击黑手党的传奇故事相关。有谁能比他更好地阐释一个黑手党“义士”的价值，他的不可改变的推理，他的权力逻辑，他的受追捕的可悲生涯？我们听任他连续几小时不停地叙说，同他一起沉浸于对托托·李纳黑手党团伙的野蛮暴行的回忆。1992年，这个团伙因制造了杀害法官乔瓦尼·法尔科内和保罗·波尔塞林诺的大案，使整个意大利大惊失色。今天已经成为历史的法官之死，依然

→

隐藏着疑云重重的诸多暗区，深埋于国家与黑手党交易的基底……

随后，我们紧紧跟踪追捕潜入地下的卡拉布里亚黑手党头目的一个特警分队的步伐，揭开产生于圣卢卡——可怕的卡拉布里亚“恩德朗盖塔”帮“首府”中枢——的骇人听闻的杜伊斯堡大屠杀计划的秘密。我们聆听追踪“我们的事业”帮的“教父的教父”的隐蔽生活八年之久，直至其覆灭的一个高级警官的叙述；一个曾经历过血腥年代的巴勒莫，内心备受永恒的悔恨啮噬的法官的忏悔；一个与罗伯托·萨维亚诺相比名气小得多，却日复一日不懈抨击那不勒斯权势显赫的卡萨莱齐家族的女记者的陈述。我们要复活一个地位卑微的司铎——明知自己会被杀害，却依然唇间浮现微笑面对死亡的勇敢神甫皮诺·普利西的形象。我们还要重构一个在巴勒莫最豪华的饭店里隐居了 50 年的男爵的生活……

所有这一切黑手党生活并非都是阴暗龌龊的。它们也蕴涵着部分希望、尊严、崇高而无奈的果敢精神。我们也遇到过许多乐于冒险

→

献出自己生命的有名或者无名的英雄。我们哭泣，我们有时也欢笑。

这些故事每一个都以其独特的方式讲述意大利黑手党——从神秘的“我们的事业”帮总堂到卡拉布里亚的“恩德朗盖塔”帮的离奇崛起，但后者这条依然不为人知而窥视着世界的七头蛇是欧洲最有势力的犯罪组织。尽管意大利当局在其活动的地盘上展开追捕，这条毒蛇今天依然闹得卡拉布里亚鸡犬不宁，处于高度紧张状态。机枪扫射和反坦克火箭筒的威胁，乃是送给检察官的礼物。雷吉奥城犹如一座喷射着滚滚浓烟的火山……

从完美主义者的视角来说，西西里和卡拉布里亚的这两个黑社会最好地体现着黑手党的精神，比更像一伙盗匪的那不勒斯“卡莫拉”帮更能代表黑社会的新运作模式。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关注这两个帮派，将目光投向它们的组织成员、它们的受害者、它们的共谋犯、它们的悲剧。好吧，让我们开始在这片阳光明媚、地狱与天堂并存的土地上的旅行。

目 录



- 001** 我，弗朗切斯科·保罗·安泽尔莫，
一个忏悔的杀手
- 035** 从圣卢卡到杜伊斯堡
- 065** 神甫与刺客
- 091** 地下迷宫
- 117** 为了对儿子的爱
- 133** 大饭店与棕榈树
- 153** 可卡因船的沉没
- 173** 教父的独白
- 203** 以法律的名义
- 229** 女人，女人……
- 269** 易容老大
- 281** 黑手党语录
- 295** 致 谢
- 299** 参考书目

我，弗朗切斯科·保罗·安泽尔莫，
一个忏悔的杀手

我杀过许多人……从1980年到1987年，干过许多杀人的勾当……我记得其中的大部分。我从未自己决定过要杀某一个人，从来没有因为有人冒犯我而动手杀他。我只是为了“我们的事业”杀人，从无例外……

说这些话的人名叫弗朗切斯科·保罗·安泽尔莫。这个 53 岁的巴勒莫人在其另一段生涯里，属于西西里黑手党杀手核心圈。今天，他在远离故乡小岛的地方，以一个新的身份面对作为唯一知己的上帝，痛苦地缓缓叙说着自己的悔恨。

难得见到一个忏悔的黑手党徒，更难得收集到这样的证词。为了见到他，我们必须得到意大利内务部批准，说明动机，再三恳请，保证任何问题不涉及正在进行中的诉讼。然后是等待，因为严格规定的程序需要从悔罪人隶属的检察机关到国家打击黑手党总局的多道签批盖章。最后，在长达三个月的等待之后，终于得到了回复——同意会见。会见安排在 2010 年秋天，地点在罗马的确保与司法机关合作者安全的中央安保处的一间接待室。会见持续了将近四个小时，没有间歇。

这个老牌杀手当天从意大利的一个秘密关押地点来到这里。在一个警察和一个武警护卫下进入接待室。他身穿一条牛仔裤和一件方格衬衫，眼睛蓝得出奇，带着浓重的西西里口音喃喃地问了好。

神情犹如一个腼腆的小学生，在开学第一天夹着一件雨衣走进教室，随后他便沉浸于沉重和痛苦的自我反省。

1970 年代末，弗朗切斯科·保罗·安泽尔莫作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出现在“我们的事业”帮中。他是被提拔到一个黑手党家族——巴勒莫的诺切家族二堂主高位的最年轻的战士。他为老大中的老大、绰号“野兽”的神秘的托托·李纳效力，安然无恙地度过了史称“大动荡”的恐怖时期。那是黑手党的第二次内战。在那场战争中，黑手党科尔莱翁内堂口将以斯特法诺·本塔特和萨尔瓦托雷·英泽利洛教父为代表的一千多名老近卫军尽数清洗。

安泽尔莫还把传说中的反黑手党之战期间被杀的官方人士的多具尸体算在自己账上，其中包括由政府紧急派遣来同“我们的事业”帮进行斗争的卡尔洛·阿尔贝托·达拉·齐耶萨将军和高级警官尼尼·卡萨拉。除了阴险狡诈的托托·李纳，他还接近过“我们的事业”帮的最受敬畏的多个头目：他青年时代的偶像拉斐尔·甘齐、后来的“王中之王”贝尔纳尔多·普罗文扎诺、杀害乔瓦尼·法尔科内法官的杀手乔瓦尼·布鲁斯卡……

他 1993 年被捕，1996 年为了儿女前途，选择了忏悔认罪的道路。他有三个子女，儿子 28 岁，两个女儿分别为 26 岁和 22 岁。像所有同司法部门合作的人一样，他也同国家签订了一个协议，政府同意减刑并保障他人身安全，以换取他的供词和对于打击黑手党

斗争的帮协。

安泽尔莫给我们讲述起他初期的生活，丝毫也没有避讳。讲述他的“侠义”文化、他的一长串罪孽、他的亲人们的长期苦难经历。他抱着“能够有用的希望”讲述着。有时，突然一阵沉默，仿佛他的记忆流被切断，寂静浸染着整个房间。讲到最痛苦的情节时，他神经质地揉弄着自己的手帕，但他始终没有眨眼。

我们问他参与过多少次杀人行动，这是他不愿回答，或者不能回答的唯一问题。50次？“我不想谈这些事……”60次？沉默。100次？“我们不谈数字……你们知道，一次就已经罪孽深重了……”比布鲁斯卡少？“对，比他少。”乔瓦尼·布鲁斯卡绰号叫“基督徒屠夫”，自己说参加过大约150次杀人行动。根据司法机关的一份材料，弗朗切斯科·保罗·安泽尔莫参加过一百多次杀人行动。不过，只有他自己清楚。他曾经以此为生。

2010年9月24日，罗马，负责保护同司法机关合作者安全的中央安保处。

“从1980年到1996年我决定同司法机关合作之日为止，我是黑手党的‘义士’。我23岁成为义士。我父亲的兄弟——罗萨里奥、萨尔瓦托雷和温钦佐都是黑手党义士。但我母亲的家庭不是，我父亲也没有人帮，他在我8岁那年就去世了。我是在这种文化中长大的。我是罗萨里奥偏爱的侄子。而我，也崇拜他。记得很小的

时候，罗萨里奥问我：

‘你是一个警察还是一个义士？’

如果我回答说是一个警察，他就扇我一记耳光。相反，如果回答说是一个义士，就奖我1万里拉。我当时根本不懂他要说什么。后来正式入帮后，才恍然大悟。应当说，父亲去世后，我母亲并不糊涂，明白将会发生的风险。因此，她把我送到离巴勒莫很远的地方，进了特拉巴尼附近的小城埃里切的一所寄宿学校。我十分高兴。当时，我叔叔罗萨里奥正在监狱里服刑。他出狱后，发现我不在家，就开车来到埃里切，把我带出了寄宿学校。我母亲再次设法让我远离巴勒莫。她想把我送到她在美国的姐妹那里，但罗萨里奥得到了消息，对她说：

‘你不应该这样做。对于我的侄子来说，美国就在此地。’

于是，母亲不得不让步……”

他语塞停顿了片刻，然后半闭上眼睛，痛苦地摇摇头，仿佛这一切本应该永远不会发生。

第一次

“所以，我首先是受叔叔们的诱导接近了他们的圈子。一天，

罗萨里奥带我到他的一个开酒店的朋友那里。

这个人指手画脚地对我说：‘去，帮我干这，帮我干那……’
我可不是他的学徒！我心里很希望去那里只是开心地玩玩，但并非这样，我必须帮他干活，天天如此。而他，时不时带我去喝杯咖啡。他对我说：

‘你看，有人欺侮过我。如果我现在告诉你这人是谁，你觉得
自己会拿着棍棒去教训他一顿吗？’

我说：‘对，我会去！’

他说：‘不，以后再告诉你！’

事实上，他是在考验我。这是一种心理测试，看我是不是有勇气应对某些事变。

又一次考验来到了。在我入帮之前的一天晚上，罗萨里奥突然对我说：

‘快去洛·雅考诺街拉斐尔·甘齐的肉店。我的一个朋友要过去，你听他调遣。’

这个朋友到了。他就是列奥卢卡·巴加雷拉，老大中的老大托托·李纳的内弟，‘我们的事业’帮最凶残的杀手之一。我们开车到郊外，朝着贝尔蒙特·梅察尼约的方向驰去。开车后不久，巴加雷拉将一把手枪塞到我的手里，命令我说：

‘看我怎么做，你就照着办。’

我们走进了一个酒吧。账台旁有一个人。我看见巴加雷拉掏出手枪，我也掏出自己的枪。他开枪，我也跟着开枪。随即，我们又开车走了。这一天，有两个人被杀。一个是本应该杀的目标，名叫瓦利卡。另一个也许是原本毫无瓜葛的局外人，是误杀……这是我第一次开枪……”

他陷入一阵很长的沉默。坐在他边上的两个警卫人员像我们一样，等待他继续说下去。稍后，弗朗切斯科·保罗·安泽尔莫用单调的声音重又开始叙说：

“在我的叔叔对我说‘听他调遣’，而巴加雷拉将手枪塞给我时，我心里很明白是要去杀人。我们不是白痴，我们生活在这种环境中，尽管自己无足轻重，却认识巴加雷拉，认识李纳，他们同我们的家庭来往密切。我们明白必然会走上这条路……

第一个死人，那是我们永远忘不掉的。这一天，发生了这件事情之后，我没有感到悲哀，也没有感到高兴。仿佛做了一件平常的事，仿佛自己早就做过。我没有体验到任何情绪波动，仿佛一个机器人似的开了枪。第二天，报纸的大标题写道：《杀手的手颤抖了》。我不由得对自己说：

‘这正是我！’

我去向叔叔表白：‘叔，我不是故意的……’

他注视着我，做了个手势说：‘不要自寻烦恼，安心干你的。’